

秘笈

九



野客叢書 四之六

			三	漢
		一	一	書
	九	四	五	門
一	〇	八	八	
〇	架	冊	號	類
九	冊			

庫	文	閣	內	
三		三		漢
七		一		書
〇	一	〇	五	
二	〇	九	八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8
冊數	12( 9 )
函號	370 521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四

淺草文庫

宋長洲勉夫王楙著

明秀州元弢張暉校

音鄭焉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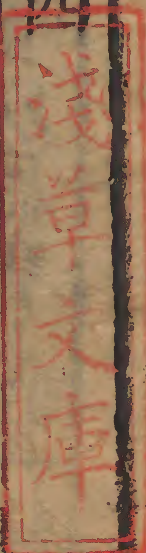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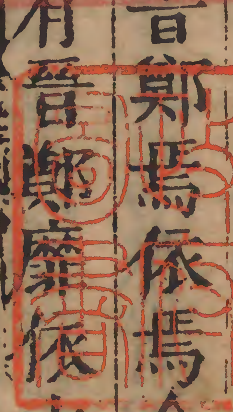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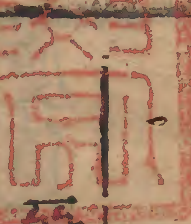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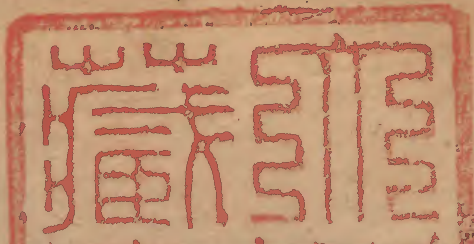
左傳音鄭焉依焉今讀為延字非媽字也然觀

度信有音鄭靡依之語是讀為媽字矣考顏氏

家訓諸子書焉字鳥名或云語詞皆音媽自葛

洪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媽如

野客叢書卷之四





於焉嘉客於焉逍遙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  
如送句及助語當音延如有民人焉晉鄭焉依  
之類是也江南至今分爲二音河北混爲一音  
然則晉鄭焉依者謂晉鄭相依耳焉者語助而  
便信謂靡依則失其義

### 元寶

徐彭年謂明皇時有富民王元寶因命鑄錢司  
皆書其名遂有元寶字舉世皆以爲寶也其後

又云通寶此錢背有指甲文者開元皇帝時鑄  
楊妃之爪甲也按開元通寶乃唐高祖武德中  
鑄所謂爪甲痕者乃文德皇后非楊妃也其錢  
字文或循環讀爲開通元寶彭年旣謂元寶字  
用王元寶名則是錢爲開通矣非開元也安可  
指爲開元皇帝時錢邪又豈有國家鑄錢而書  
王元寶之名乎說余觀王泉子載錢文有元寶  
名因呼爲王元寶疑徐誤引此



鑄錢

僕嘗怪開元錢流傳至今四五百年而於諸錢之中最佳且多因而考之唐之錢見於今者有二開元通寶與夫乾元重寶案食貨志開元通寶高祖時鑄徑八分得輕重小大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鑪右僕射裴寂一鑪高宗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玄宗亦鑄此錢京師藏皆

編天下而乾元重寶錢肅宗命第五琦鑄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琦為相後命絳州鑄此錢徑一寸二分每緡重二十斤與開元通寶並行以一當十乾元錢惟肅宗朝鑄而開元錢鑄於累朝所以至今尚多

事見於前

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人知馬援不知其事先見於廉頗葬毋擇萬家之地人知韓信不知其事



先見於秦太后日暮塗遠倒行逆施人知王父  
偃不知其事先見於伍子胥高鳥盡良弓藏人  
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范蠡飲醇酒弄婦女  
人知陳平不知其事先見於信陵君敗軍之將  
不可語勇人知廣武君以此對韓信不知范蠡  
以此語越人不知佞人爲誰人知唐太宗以此  
斥宇文士及不知魏常以此語高觀案史記伍  
子胥傳前漢王父偃傳皆曰日暮途遠吾故倒

行逆旅之於道也誤以施字爲旅字多於道一  
字史記王父偃傳作倒行暴施之

明妃

明妃事前漢匈奴傳所載甚略但曰竟寧元年  
單于入朝願娶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  
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懽喜如此而已而西京雜  
記甚詳曰元帝後宮旣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  
圖形按圖召幸之皆略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



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  
求美人為闕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  
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  
名籍已定帝重失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  
竟其事盡工毛延壽等皆棄市後漢匈奴傳載  
此與記小異曰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  
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  
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

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示之昭君豐容靚飾  
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  
留之而難於失信如雜記則是昭君因不賂畫  
工之故致元帝誤選已而行如後漢所說則是  
昭君因久不得見御故發憤自請而行二說既  
不同而後漢且不聞毛延壽之說樂府解題所  
說近西京雜記琴操所說近後漢匈奴傳然其  
間又自有不同琴操謂單于遣使朝賀帝宴之



聖賢叢書卷之四  
盡召後宮問誰能行者昭君盛飾請行如琴操  
所言則單于使者來朝非單于來朝也昭君在  
帝前自請行非因掖庭令求行也其相戾如此  
此事前漢既略當以後漢爲正

嵇康

嵇康傳曰康喜談理能屬文撰高士傳贊作太  
師箴聲無哀樂論余得毘陵賀方回家所藏繕  
寫嵇康集十卷有詩六十八首今文選所載康

詩才三數首選惟載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不知又與呂長悌絕交一書選惟載養生論一  
篇不知又有與向子期論養生難答一篇四千  
餘言辯論甚悉集又有宅無吉凶攝生論難上  
中下三篇難張叔遼自然好學論一首管蔡論  
釋私論明膽論等文其詞旨玄遠率根於理讀  
之可想見當時之風致崇文總目謂嵇康集十  
卷正此本爾唐藝文志謂嵇康集十五卷不知



五卷謂何

東道主

左傳有倚鄭為東道主之言後漢光武謂耿弇  
鄧晨等皆曰北道主人北史魏孝武謂成陽王  
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於是又有南道主  
人之說史傳之間獨未聞西道主之說耳又觀  
趙肅傳獨孤信東討肅監督糧儲軍用不竭魏  
文帝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又有洛陽

主人之說容齋隨筆但引左傳後漢東道主人  
北道主人語出處而不考其他

抑揚人物

抑揚人物固自有體唐史贊韓愈則曰自視司  
馬遷揚雄班固以下不論也退之評柳子厚文  
則曰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  
也不過如此李陽冰作李白集序曰自三代以  
後風騷以來驅馳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



公一人揚馬何罪而至鞭撻哉斯可謂不善品  
藻人物矣

阿堵

今人稱錢爲阿堵蓋祖王衍之言也阿堵晉人  
方言猶言這個耳王衍當時指錢而爲是言非  
真以錢爲阿堵也今直稱錢爲阿堵不知阿堵  
果何物邪且顧長康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謝安曰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殷中軍曰理

應在阿堵上此皆言阿堵豈必錢邪此與王子  
猷以竹爲此君之意同裴迪詩曰竹君者是也

魏舒

人在世間不必贏餘粗足伏臘心下無事子孫  
同樂此政樂爾苟爲不然雖官尊年高何益於  
事晉魏舒位司徒年八十二官非不尊壽非不  
高然惟有一子一孫皆先逝榮然獨處愁苦無  
聊天子於是下詔以安之曰舒告老之年處窮



獨之苦每怛然為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增  
滋味品物仍賜陽燧安車出入觀省或以散憂  
寵則寵矣樂安在哉當此之時不如一介之士  
無榮無辱優游蓬華之下仰事俯育團圞笑語  
和氣滿懷有足樂者理有不可致詰既與其貴  
又與其壽又何不與其後以慰其心豈非傳其  
翼者去其角乎天苟如是又何不裁其有餘補  
其不足哉今與其貴又與其壽而不與其後使

其悲苦無聊則所與貴與壽者無補其為樂又  
不如不與之為愈也不知天與其貴與壽者將  
榮之邪抑困之邪殆不可致詰也

避諱

文字率多者如秦始皇諱政呼正月為征月史  
記年表又曰端月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頌  
曰端平法度曰端直厚忠皆避正字也漢高祖  
諱邦漢史凡言邦皆曰國呂后諱雉史記封禪



書謂野雞夜雉惠帝諱盈史記萬盈數作萬滿  
數方帝諱恒以恒山爲常山景帝諱啓史記微  
子啓作微子開漢書啓毋石作開毋石武帝諱  
徹以徹侯爲通侯蒯徹爲蒯通宣帝諱詢以荀  
卿爲孫卿元帝諱奭以奭氏爲盛氏光武諱秀  
以秀才爲茂才明帝諱芒以老莊爲老嚴以辦  
裝爲辦嚴或者以爲稱人嘗曰辦嚴自稱曰辦  
裝不知辦嚴卽辦裝也殤帝諱隆以隆慮侯爲

林慮侯安帝父諱慶以慶氏爲賀氏魏武帝諱  
操以杜操爲杜度吳太子諱和以禾興爲嘉興  
蜀後主諱宗以孟宗爲孟仁晉景帝諱師以師  
保爲保傅以京師爲京都文帝諱昭以昭穆爲  
韶穆昭君爲明君三國志韋昭爲韋耀愍帝諱  
業以建業爲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爲鄧岱山  
岳爲山岱簡文鄭后諱阿春以春秋爲陽秋晉  
人謂皮襄陽秋是也富春爲富陽斬春爲斬陽



齊太祖諱道成薛道淵但言薛淵梁武帝小名  
阿練子孫皆呼練為絹隋祖諱忠凡言郎中皆  
去中字侍中為侍內中書為內史殿中侍御為  
殿內侍御置侍郎不置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  
中丞以治書御史代之中廬為次廬至唐又避  
太子諱忠亦以中書郎將為旅賁郎將中舍人  
為內舍人煬帝諱廣以廣樂為長樂廣陵但稱  
江都唐祖諱虎凡言虎率改為武如武賁武丘

武林之類是也高祖諱淵趙淵為趙文深太宗  
諱世民唐史中凡言世皆曰代凡言民皆曰人  
所謂治人生人富人侯之類是也民部曰戶部  
高宗諱治唐史中凡言治皆曰理如東漢注引  
王吉語而曰至理之主才不代出者章懷太子  
避當時諱也武后諱照以詔書為制書鮑照為  
鮑昭懿德太子重照改曰重潤劉思照改曰思  
昭睿宗諱旦張仁亶改曰仁愿玄宗諱隆基惠



文太子隆範薛王隆業竝去隆字君基太一民  
基太一竝作其字隆州爲閬中隆康爲普康隆  
龕爲崇龕隆山郡更名仁壽郡代宗諱豫以豫  
章爲鐘陵蘇預改名源明以薯蕷爲薯藥至本  
朝避英宗諱曙曰山藥簽署曰簽署德宗諱适  
改括州爲處州憲宗諱淳淳州更名蠻州韋純  
改出外之韋淳改名處厚王純改名紹陸淳改  
名質柳淳改名灌嚴純改名休復李行純改名

行諱崔純亮改名仁範程純改名弘馮純改名  
約穆宗諱恒以恒山爲平山敬宗諱弘徐弘改  
名有功文宗諱昆宋緄會要作宋混鄭涵避文  
宗舊諱涵改名瀚武宗諱炎賈炎改名嵩宣帝  
諱忱常諱改名損穆諱改名仁格石晉高祖諱  
敬墉拆敬氏爲文氏苟氏至漢而復姓敬本朝  
避翼祖諱敬復改姓文或姓苟元后父諱禁以  
禁中爲省中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爲太州韋仁



約避武后家諱改名元忠竇懷貞避韋后家諱  
而以字行劉穆之避王后諱以憲祖字行後又  
避桓溫母諱更稱小字武生虞茂避明穆后母  
諱改名預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子書凡  
言長悉曰修晉以毗陵封東海王世子毗以毗  
陵爲晉陵唐避章懷太子諱賢以崇賢館爲崇  
文館王館除會稽內史以犯祖諱會字以會稽  
爲鄒稽賈魯以父諱至中不肯拜中書舍人韋

韋遷祕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柳公綽  
遷禮部尚書以祖諱換左丞李涵爲太子少傅  
呂滑劾涵謂不避父名少康劉溫叟以父諱岳  
不聽絲竹之音李賀以父名晉肅不赴進士舉  
司馬遷以父諱談史記趙談曰趙同張孟談爲  
孟同范曄以父諱泰後漢郭泰曰郭太李翱祖  
父諱楚金故爲文皆以今爲茲錢王諱鏐以石  
榴爲金櫻改劉氏爲金氏揚行密據揚州揚人



呼密爲蠶糖偽趙避石勒諱以羅勒爲蘭香宋  
高祖父諱城以武成王爲武明王以武成縣爲  
武義縣古人避諱此甚多不可勝舉聞見錄  
謂德宗立議改趙州爲趙州星應括州分野遂  
改爲處州處州合上聲呼呼去聲也容齋隨  
筆謂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改嚴州蓋  
取嚴陵灘之意子陵乃莊氏避明帝諱以莊爲  
嚴合爲莊州李祭酒涪謂晉諱昭改名昭案說

文自有昭穆字以昭爲昭蓋借音耳公之論如  
此僕又觀韓退之諱辨謂武帝名徹不聞又諱  
車轍之轍今史記天官書謂車通此非諱車轍  
之轍乎前輩謂馬遷史記不言談今李斯傳言  
宦者韓談此非史記言談乎又謂漢書無莊字  
今爰盜傳上益莊鄭當時傳鄭莊千里不齎糧  
茲非漢書言莊乎漢書注以景字代丙字如景  
科景令之類晉書與唐人文字皆然緇素雜記



亦莫曉所第考之蓋唐初為世祖諱耳

平淮詩

隱居詩話曰人豈不自知及愛其文章乃更太  
謬劉禹錫稱平淮西詩云州中喔喔晨雞鳴譙  
樓鼓角聲和平以為盡李愬之美又曰始之元  
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年以為盡憲宗之美  
吾不知此句為何等語此隱居之言也僕謂詩  
人意到自有所喜禹錫之意隱居自不解耳豈

可以目前之語疵之哉且如池塘生春草之句  
亦甚平易是人皆能道者靈運至謂有神助則  
靈運之意有非他人所能知也禹錫所謂州中  
喔喔晨雞鳴譙樓鼓角聲和平所以見李愬不  
動風塵曉入蔡州擒捕醜虜如此始知元和十  
二載四海重見昇平年所以見憲宗當德宗姑  
息藩鎮之後能毅然削平禍亂使人復見太平  
官府如此僕嘗味之此兩聯正得當時之意



子美悶詩

西詩話曰人之好惡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悶詩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使余若此  
走逸少語當卒以樂歿豈復有悶邪夫西清  
詩話此言無事之趣耳平時見青山白水  
固自可樂然當愁悶無聊之時青山白水但見  
其愁不見其樂豈可以常理觀哉老杜在蜀栖  
栖依人無聊之甚安得不以青山白水爲悶邪

曾子固謂以余之窮足以知人之窮余因知子  
美之言爲不妄也

景仰前修

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爲未當詩曰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  
之自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  
相承謬僕謂此謬自漢已然非始於魏晉也僕  
觀東漢劉愷傳曰今愷景仰前修注景慕也則



知此謬其來尚矣近時名公如東坡亦承此謬  
孫巨源作景疏樓東坡有詩曰不獨二疏為可  
慕他時當有景孫樓豈特俞清老之謬而已

張長公

唐詩中多用張長公事如陳子昂詩曰世道不  
相容嗟嗟張長公此蓋言張釋之子耳釋之子  
名摯字長公隱而不仕見推於時據南史又有  
一張長公簡文帝開文德省置學士以吳郡張

長公與庾肩吾充其選陳宣亦曰昔吳國張長  
公耽酒年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是則有  
兩張長公矣長公者猶言長卿長君耳前漢人  
語大率多用君卿公翁子伯叔孟仲季長次幼  
少釋此十五字有兄弟者往往以孟仲季長次  
幼等字為次第如張釋之字季其兄字仲計必  
有長兄字孟或伯者鄭弘字穉卿兄昌字次卿  
計必有長兄字長卿者杜延年字幼公攷世系



表杜延年有二兄延壽延考而不著其字以幼  
公字推之計其二兄必字長公次公此理明甚  
張長公之名自陶淵明發之

髯奴

魯直次炳之玉版紙詩韻曰王侯鬚若綠坡竹  
注王褒髯奴詞曰離離若綠坡之竹鬱鬱若春  
田之苗按古文苑所載髯奴詞乃黃香所作非  
王褒也褒所著者僮約耳詩話曰潘十云炳之

得此詩大以爲憾炳之余曾大父也上字諱伯  
下字諱虎仕至戶部郎家有畫像存爲髯而肥  
魯直此筆藏於家有過庭集三十卷行於世舊  
有坡仙簡牘王會之挾老秦取之去今不知所  
在矣

詩句紀時

張華勞還師歌曰昔往冒隆暑今來白雪霏劉  
禹錫曰昔看黃菊與君別今見玄蟬我却回權



聖學叢書卷之四  
德輿曰去時樓上清明夜月照樓前掠亂花今  
成陰復成子可憐春盡未歸家皆紀時也此  
祖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之意方干詩曰去時初種庭前樹樹已勝巢人  
未歸

### 度曲

漢元帝贊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自隱度作新  
曲瓚注謂歌終更授其次引張平子西京賦度  
義爾余觀漢孔廟碑有曰吳雄爲司徒公趙戒  
爲司徒公知是之稱不爲無自矣

### 青詞

唯室先生作追薦弟青詞有曰氣分父母孰如  
兄弟之親痛切肺肝無甚歿生之隔人以此四  
句爲切當於理余觀白樂天祭弟文有曰親莫  
愛於弟兄別莫痛於死生唯室此言蓋樂天意  
耳



宣帝待霍氏

陳右史君舉論宣帝在民間知霍光驕恣日久以其親握天子璽而帝之未欲決去是以陽厚之以權而陰伺其間不約以禮而汰其慾以盈其罪此正與鄭莊公以京敞段之意同余謂不然霍光何負於已而至是哉以是心而待舊恩恐宣帝不應如此之薄觀其平日所以待遇光者無所不用其誠逮其死也所以送終所以存

卹其後莫不備至亦足以見宣帝拳拳於光也顯等見權不出已出怨望之言僭侈恣橫凡百不臣之狀視前有加帝明知之而或往往請治帝一切寘而不問但不過奪其權而已且揚韓趙蓋四君子稍有過累帝戮之不卹今霍氏禍稔惡盈帝豈不能治之哉顧獨隱忍不發者是蓋念大將軍夙恩之故觀其詔曰迺者雲等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誅冀其自新今



禹等云云朕甚悼之茲正見宣帝之本心使顯  
等稍自悛改則霍氏富貴將來未艾奈何悖逆  
之節愈益彰露而不容掩匿苟不明正典刑天  
下其謂帝何其勢不得不誅耳是則帝誅霍氏  
大出於不得已豈故設筭以陷之哉斯言過矣

佛入中國

博奕韓退之皆言佛自後漢明帝時始入中國  
此蓋論其顯然者不知佛法之入中國其來久

矣觀魏略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  
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又觀劉向  
列仙傳序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  
已在佛經則知漢成哀間已有佛經矣觀漢武  
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得金人之神  
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  
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又元狩三年穿昆  
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



聖賢叢書卷之四  
人知是劫灰又知佛法自武帝時已入中國矣  
今人惟知佛法入中國自明帝始不知自武帝  
始也薛正己記仲尼師老聃師竺乾審是則佛  
入中國又不止於武帝

周侍郎詞意

若谿漁隱謂周侍郎詞浮萍破處簷花簾影顛  
倒簷花二字用杜少陵燈前細雨簷花落金與  
出處意不相合又趙次公注杜少陵詩劉邈

簷花初照日之語二說皆考究未至少陵簷花  
落三字元有所自丘遲詩曰共取落簷花何遜  
詩曰燕子戲還飛簷花落枕前少陵用此語爾  
趙次公但見劉邈有此二字引以證杜詩漁隱  
但見杜詩有此一字引以證周詞不知劉邈之  
先已有簷花落三字矣李白詩簷花落酒中李  
暇亦有簷花照月鶯對樓之語不但老杜也詳  
味周用簷花二字於理無礙漁隱謂與少陵出



處不合甚膠大抵詞人用事圓轉不在深泥出  
處其紐合之工出於一時自然之趣又如周詞  
午妝粉指印窗眼曲理長眉翠淺問知社日停  
鍼線探新燕寶釵落枕春夢遠簾影參差滿院  
非工於詞詎至是或謂眉間爲窗眼謂以粉指  
印眉心耳此說非無據然直作窗牖之眼亦似  
意遠蓋婦人妝罷以餘粉指印於窗牖之眼自  
有閒雅之態余嘗至一菴舍見窗壁間粉指無

限詰其所以乃其主人嘗攜諸姬抵此因思周  
詞意恐或然社日停鍼線張文昌句

生子錫賚

世說載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皇子  
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猥蒙頒賚帝笑曰此  
事豈可使卿有勳邪後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  
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此正用  
世說事而本後主亦曰此事如何著卿有功故



東坡洗兒詞謂深愧無功此事如何著得儂又  
用南唐史中語又觀北史有一事亦相類秦孝  
王妃生男隋文帝大喜頒賜羣官有差李文博  
曰今王妃生男於羣臣何事乃妄受賞此事亦  
然但其言差隱耳

晉帖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疾  
字祭酒李涪所撰刊誤云短啓出於晉宋兵

革之際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  
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令也僕觀書牘首  
云死罪自漢魏以來已多如此不但晉羲之也  
恐非冒禁之故孔融繁欽陳琳諸人書牋皆先  
言死罪然後云云晉宋以來如阮嗣宗謝玄暉  
任彥昇之徒亦然僕又觀墨客揮犀謂法帖中  
多弔喪問疾者蓋唐帝好晉人墨蹟舍弔喪問  
疾之書悉入內府後歸昭陵無有存者惟弔喪



問疾者以不祥故多在人間

### 漢碑

漢人專門之學各習其師所傳經書不無異同然當時亦有假借用字所以與今文不同因觀漢碑中引經書語疏大略於此靈臺碑曰德被四表張公碑曰元亨利正蔣君碑曰遵五屏四劉修碑曰動乎儉中鬼神富謙鄉黨遜遜如也祝睦碑曰鄉黨迢迢朝廷便便孔彪碑曰無偏

以言北堂矣何謂月哉傳注之學失先王三百篇之旨似此甚多正與以鄉里爲桑梓之謬同詩意謂桑梓人賴其用猶不敢殘毀寓恭敬之意而況父子相與非直桑梓而已非謂桑梓爲鄉里也然自東漢以來乃以桑梓爲鄉里用矣

### 韓信

韓信始伐魏旣整師而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擊魏益



爲疑兵陳船於臨晉而伏兵於夏陽以木罌渡  
軍而襲安邑虜魏王豹則周叔者信之素畏者  
也其才必在信上使魏用之爲將則信將望風  
而服尚安能行木罌渡軍之計乎惟魏不用周  
叔爲將故韓信得以僥倖以遂破魏之功也信  
繼伐趙廣武君者請奇兵以間道絕糧道勸成  
安君深溝高壘勿與韓信張耳戰且謂不出十  
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其料敵如是之審決非

爲嘗試之謀也使成安君聽其計則信耳之頭  
特未可保當是之時信蓋岌岌乎斂兵旁次覘  
其計之用與否也有報成安君不用詐謀奇計  
而廣武君之說不行信於是欣然大喜方敢引  
兵而下委蛇曲折得使輕騎入趙壁立漢幟以  
亂其軍斬成安君於泚水上是信破趙之功又  
僥倖於再勝矣信始歸漢平此二國最爲功大  
而皆幸人之不然豈非天邪其後以之取燕以



之拔齊勢如破竹皆迎刃而解者又悉資於降  
虜廣武君之策觀信解廣武君縛東向坐而師  
事之悉心歸計以進取之間則知廣武君料敵  
制勝之謀高出世表大足以服信之心如此然  
則周叔之不用於魏廣武君之策不行於趙而  
反行於信此信之所以戰勝攻取爲漢家之人  
傑也與

名字相公

前輩有云前漢有酈食其審食其名字相公此  
必慕其爲人如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爲人故  
亦名相如且名食其者不獨酈審二公也前有  
司馬食其見戰國策後有趙食其見西漢想酈  
生章慕司馬食其爲人故名食其其後趙食其  
亦必如此人知食其之名曰酈審始不知酈審  
前已有此名者又如前漢有金日磾後漢有馬  
日磾而晉又有段匹磾魏有于栗磾者



太上皇名

懶真子云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略故太上皇無名毋媪無姓然唐宰相表敘劉氏所出云太公名端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即漢高帝也高帝之父漢史不載其名唐史乃載之此事亦可大笑余謂太上皇名已先見後漢章帝紀注中不但唐書也章紀注謂名端一名執嘉與唐書所說微異而不注所自蓋出於皇甫謐帝

王世紀中不特此也如惠帝張后文帝薄后以至薄父之徒皆有名字而史記漢書本傳初未嘗聞也且太上皇之名毋媪之姓不見漢書者史以不載耳馬永卿謂風俗質略上皇無名毋媪無姓此說失矣

東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四終



豈無哉此類矣

史凡不遺耳燕永喉隨風谷實細上皇無各母  
嘗聞也且太一皇之各母豈之致不具其書皆  
至蕪文之卦皆亦各字而史時蕪書本軒既未  
王母殊中不特此也吹惠帝聚司文帝載司以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五

宋長洲勉夫王楙著

明秀州元弢張昞校

文王之囿

後漢楊賜傳樂松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  
齊宣王五里人以爲大章懷太子注孟子齊宣  
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  
里此云百里五里與孟子不同世說舉樂松之

野客叢書卷之五



野客叢書卷之五  
語云齊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當時史文於五  
字下脫一十字蓋七十里近於百里四十里近  
於五十里樂松舉其大綱耳楊雄亦曰文王之  
囿百里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是亦以文王之囿  
爲百里文王之囿豈真百里邪章懷太子不深  
考耳

晉元帝

隨筆云秦始皇乃呂氏之子楚幽王乃黃氏之

子所謂羸辛之先當不歆非類余考晉元帝乃  
牛氏子非司馬氏也然西晉當懷愍之際國祚  
絕矣得元帝興於江左顧以續二百來年祚司  
馬氏相傳才五十餘年耳而牛氏相傳乃至一  
百四十餘年雖司馬之廟不歆非類然賴以延  
其國祚此天假牛氏之胎以祐晉室決非偶然  
也所以當時有牛馬之讖云

青州從事



徐彭年家範其子問人稱酒為青州從事謂何  
曰湘江野錄云昔青州從事善造酒故云考世  
說與此說不同桓公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青  
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益青州有齊郡平原  
有鬲縣言好酒下臍而惡酒在膈上任也從事  
美官而督郵賤職故取以為諭

橋玄佚事

後漢書云玄舉孝廉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云

云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為齊相考蔡邕碑云舉  
孝廉除郎中雒陽左尉云云解印綬去辟司徒  
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詔書考司隸校尉趙祈事  
廷尉郭貞私與公書公封書以聞辟大將軍梁  
公幕府羌戎匪茹震驚隴漢西府舉公拜涼州  
刺史不動干戈揮鞭而定西域又值饑荒諸郡  
飢餓公開倉廩以救之主者以舊典宜先請公  
曰若先請民已死矣廩訖奏之詔嘉有汲黯憂



野客叢書卷之五  
民之心遷齊相皆傳所不載又傳謂光和六年  
卒碑謂光和七年五月薨

夜雨對牀

人多以夜雨對牀爲兄弟事用如東坡與子由  
詩引此蓋祖韋蘇州示元真元常詩寧知風雨  
夜復此對牀眠之句也然韋又有詩贈令狐士  
曹曰秋簷滴滴對牀寢山路迢迢聯騎行則是  
當時對牀夜雨不特兄弟爲然于朋友亦然與

時白樂天招張司業詩云能來同宿否聽雨對  
牀眠此善用韋意不膠于兄弟也又觀鄭谷訪  
元秀上人詩曰且共高僧對榻眠思圓助上人  
詩曰每思聞淨話夜雨對繩牀夜雨對牀施于  
僧亦不爲無自然則聽雨對牀不止一事今人  
但知爲兄弟事而莫知其他蓋此詩因東坡拈  
出故爾樂天非不拈出別章之意然已灰埃矣  
大抵人之文章不論是否得當代名賢提拂雖



輕亦重不然雖重亦輕韋詩固佳重以東坡引  
以爲用此其所以顯然著在耳目爲兄弟故事

員貢二書

員半千上書曰臣家貲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  
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鬻錢走京  
師云云此正祖貢禹之意貢禹上書嘗曰臣禹  
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袒褐  
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微臣賣田百畝

以共車馬二書之意一同是皆有是實而爲是  
言非矯情飾詞也後世讀之純實之風可想而  
今人求外補其干譽以爲異嗚呼率天下爲僞  
之風甚多此特其二耳

尊羹鹽豉

晉書載陸機造王武子武子置羊酪指示陸曰  
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尊羹末下鹽豉或  
者謂千里末下皆地名尊豉所出之地而世說



里客叢詩卷之五  
載此語則曰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觀此語似非地名東坡詩曰每憐蓴菜下鹽豉又曰未肯將鹽下蓴菜坡意正協世說然杜子美詩曰我思岷下芋君思千里蓴張鉅山詩曰一出修門道重嘗末下蓴觀二公所云是又以千里末下爲地名矣前輩諸公之見不同如此嘗見湖人陳和之言千里地名在建康境上其地所產蓴菜甚佳計末下亦必地名緬素雜記漁隱叢

話皆引世說之言以謂末下當云未下而漁隱謂千里者湖名且引酉陽雜俎酒食而亦有千里之蓴末下少見出處又南北史載沈文季謂崔祖思曰千里蓴羹非閩魯衛梁太子啓曰吳愧千里之蓴蜀慙七菜之賦吳均移曰千里蓴羹萬丈名膾千里之蓴其見稱如此

明妃琵琶

傅玄琵琶賦序曰故老言漢送烏孫公主嫁昆



彌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于馬上奏之石崇  
明君詞亦曰匈奴請婚于漢元帝以後宮良家  
子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  
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則知彈琵琶  
者乃從行之人非行者自彈也今人畫明妃出  
塞圖作馬上愁容自彈琵琶而賦詞者又述其  
自鼓琵琶之意矣魯直竹枝詞注引傳玄序以  
謂馬上奏琵琶乃烏孫公主事以爲明妃用蓋

承前人誤蓋黃注是不考石崇明君詞故耳

### 漢田畝價

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杜  
篤曰厥土之膏畝價一金費鳳碑曰祖業良田  
畝直一金按漢金一斤爲錢十千是知漢田每  
畝十千與斤大率相似僕觀三十年前有司留  
意徵理所在多爲良田大家爭售王倍其直而  
邇年以來有司徂于姑息所在習頑爲風舉向



野客叢書卷之五  
來膏腴之土損半直以求售往往莫敢鄉邇世  
態爲之一變甚可歎也

### 石凍春

東坡云唐人名酒多以春名退之詩勤買拋青  
春國史補注滎陽土窟春富平石凍春劔南燒  
春子美詩雲安麴米春鄭谷贈富平宰詩曰易  
博連宵醉千缸石凍春知富平石凍春信矣觀  
白樂天詩有青旗沽酒聽梨花之句注杭人其

俗釀酒聽梨花時熟號爲梨花春是又有梨花  
春之名李白詩甕中百斛金陵春劉夢得詩鸚  
鵡杯中若下春

### 坵食天厨

今歲首門神有書曰口食天倉觀顧長康所畫  
清夜游西園圖梁朝諸王跋尾有云圖上若干  
人坵食天厨知此語舊矣

### 郭解劇孟

郭解劇孟



漢書郭解爲人靜悍師古注性沈靜而勇悍史記則曰爲人精悍非靜字也漢書又曰藏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注藏命作姦剽攻者藏亡命之人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休乃鑄錢掘冢者不報仇剽劫則鑄錢發冢也然驗以史記之文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較之班史添一不字以乃字爲及字其文勢不同如此又漢書劇孟傳曰條侯爲太尉乘傳

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師古謂乘傳東將者乘傳車東出爲大將也史記則曰乘傳車將至河南乃知漢書誤以車字爲東字而將字本方將之將非將帥之也

丐間

唐人奏疏乞退休多數幾當退孔戣之章是其一者如司空圖三宜休李泌五不佳之說嘗考漢人乞退之章嘗有是體如王鳳上疏乞骸骨



聖客叢言卷之三  
謝上曰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食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

### 青紫

石林云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爲階官此公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夏侯勝傳

青紫如拾芥青紫謂綬耳顏師古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師古但據當時所見而揚雄解嘲紆青拖紫分注謂綬之色此語豈無見邪然所謂服者佩服云爾漢人亦有以綬言服如蔡邕章疏曰命服銀青曰命服金紫曰金龜紫紱之飾非臣容體所當佩服以是而觀師古之注未爲謬也僕又考之秦時光祿勳有中大夫漢武帝更名光祿大夫皆銀章



青綬魏晉以來有左右光祿大夫光祿三大夫  
皆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  
紫光祿大夫既有金紫之號故以本光祿為銀  
青光祿大夫晉時如王翹之嘗為此官而任選  
為光祿大夫就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啓轉為金  
紫是也是則金紫銀青光祿大夫之階萌於漢  
成於晉非始於唐也

米價

前漢食貨志曰漢興接秦之敝民失其業大飢  
米石五千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漢又按高  
祖紀二年閔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令就食  
蜀漢皆一時事所書米價不同恐稍先後亦未  
可知王莽末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晉愍帝時米  
斗二金是一斗粟易錢二十緡一石粟為錢二  
百緡也後漢末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  
十萬唐潼關失守曾昞所守郡中米斗五十千



是一石穀爲錢五百緡也梁侯景食石頭常平倉盡米一斗七八萬錢是一石米爲錢七八百緡也自古米貴未有如是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粟斛三寸正與唐太宗米斗三錢之價同東魏元象間穀斛九錢趙充國傳金城湟中穀斛八錢漢宣紀穀石五錢自古米賤又未有如是之甚者等一石穀耳賤而至于五錢貴而至于七八百緡無乃太懸絕乎

### 時政

虞預陳時政曰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恐吏卒之常少窮奢極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范甯陳時政曰方鎮去官皆列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勝計監司相容初無糾彈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標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百戶旣力入私門復



資官廩布兵役既竭耗役良人牽引無端以相  
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胙豈應封  
外復置吏兵乎今送故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  
二公陳時政皆以送迎之費爲言想晉時之弊  
莫此爲甚觀甯所謂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  
者數百戶資官廩布而力入私門有以見當時  
去官不卹州郡如此而今州郡送故迎新交錯  
道路所費不訾而勢力之家私占軍役不以爲

非者其殆晉之流風乎

魏證蒯通

初魏證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  
民召證謂曰汝何爲離我兄弟衆懼證容止  
自若對曰先太子若從證言必無今日之禍此  
語蓋祖蒯通之故知爾初蒯通教韓信云云信  
既伏誅上召週曰若教淮陰侯反乎週曰然臣  
固教之豎子不用臣策故自夷如此如用臣計



陛下安得而亡之其事雖異其意則同是皆不以事敗而遽言前說要胸中有守而然異乎倉皇失措遽變前說者也於此反有以見知

壺關三老

長太子遭巫毒事與江充以兵相格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上書訟太子冤甚力謂充銜至重之命迫蹙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

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其言甚當上雖感悟而不爲罷兵吏圍益急太子度不得脫卽自經繼而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寃謂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上大感恠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所以然遂族充家而擢千秋爲丞相至



壺關二老竟不聞尺寸之賞此甚與周生言霍氏事同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也壺關二老班史不著姓名苟悅漢紀謂令狐茂

古者金價

惠帝紀云視作斤上者將軍四十金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

言黃金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也後漢何休注公羊百金之魚亦謂一金萬錢細素雜記引一金萬錢以證晉王導所市練布之價則是一金萬錢不但秦漢為然自三代至晉莫不皆然何千百年間金價一律如此今日之價視古又何倍蓰邪

少翁

抱朴子謂前漢書及史記皆云齊人少翁為文



野客叢書卷之五  
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  
之余考史記武帝本紀及封禪書上有所幸王  
夫人卒少翁以方術夜致王夫人貌又考漢書  
外戚傳少翁夜致李夫人史記謂王夫人漢書  
謂李夫人二說自不同抱朴子謂二書皆云李  
夫人謬矣徐廣注封禪書謂外戚傳曰趙之王  
夫人潘岳悼亡詩曰獨無李氏靈彷彿覩爾容  
又以為李夫人其不同如此王子年拾遺記則

又曰李少君致李夫人於紗幕中不言少翁而  
言李少君

朝請

今呼朝請郎及奉朝請並作上聲漢書朝請其  
說有二一說漢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  
此合從去聲如寶嬰不得朝請王陵竟不朝請  
之類是也師古注才姓及又一說奉朝請無定  
員本不為官位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



多奉朝請奉朝請云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故韓退之東坡詩竝作上聲押是也

字人之官

古老字人之官甚重漢郎官出宰百里必其綿歷稍深望實稍重然後畀以是任非如今日限以改秩之制其權既輕其責甚重往往人以爲難且以後漢杜詩觀之詩始仕郡功曹有公平稱辟大司馬府歲中三遷爲侍御史安集洛陽

還以狀聞世祖賜以棨戟復使河東翦滅賊徒拜成臯令且詩自功曹起三遷爲侍御史又兩持使節方爲縣令則其令不亦重哉惟其望重所以人服權重不敢動搖是以一邑之治無難能者觀漢碑嚴訢凡七爲縣不以爲煩蓋以此也今人爲邑得一滿秩如釋重負雖有過人之材孰肯希於再試乎

正五九到官



隨筆云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  
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終於其  
位景業曰王爲天下無復下期豈得不終其位  
乃知此忌相承已久不曉其義僕觀前漢張敞  
爲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五月祝事其  
言如是則知前漢之俗未嘗忌五月也然張敞  
在山陽監護驕賀其責甚難卒以無事其後徵  
爲膠東相亦不聞有凶橫之說又觀後漢朔方

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  
月正月到官乃知拘忌之說起於兩漢之後然  
又觀獨狐及集有爲舒州到任表曰九月到州  
訖乃知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因考諸州唐人  
題名見不避正五九處亦多

漢諸君末年

前漢諸君末年甚有異者文帝十六年改爲後  
元年其說出於新垣平之詐候日再中以爲吉



祥故改元以求延年之祚繼而詐覺被誅景帝  
猶且因之景帝卽位元年至七年稱中元年又  
六年稱後元年至三年而終武帝在位五十四  
年屢更年號最後更爲後元而以二年終不知  
當時何所據而分中與後謂之後則疑若有盡  
乃不諱何邪自是之後不復建後元之號矣然  
宣元哀三帝末年抑有甚異者宣帝末年號黃  
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二月

帝崩元帝末年號竟寧元年正月單于又來朝  
五月帝崩哀帝末年號元壽二年正月單于來  
朝六月帝崩事之符合有如此者或謂匈奴從  
上游來厭之故中國輒有大故此事殆不可曉  
也

借書一鷓

李正文資暇集曰借書集俗謂借一癡與二癡  
索三癡還四癡又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



野客叢書卷之五  
人古諺云借書一啜還書一啜後人生其詞至三四譌為癡或曰癡甚無謂當作甌廣韻注張孟押韻所載甌字皆曰借書盛酒器也故曾文清公還鄭侍郎通鑑詩曰借我以一鑑餉公無兩甌然又觀曾直詩曰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鷓開鎖魚蘇養直詩曰休言貧病惟三篋已辦借書無一鷓又曰去止書三篋歸亡酒一鷓曰慙無安世書三篋濫得揚雄酒一鷓乃作鷓

夷之鷓近見漁隱後集亦引黃詩為證

丁晉公治第

丁晉公治第楊景宗為督役丁籍沒而景宗貴顯乃以其第賜景宗錢思公嫁女令銀匠鑿美造妝奩器皿既而美拜官思公以為妹壻向者器皿乃歸美家二事甚異僕謂人自不悟耳天下之物去來無定安可強執在己者以為我有哉豈獨物然雖天下亦莫不然曹氏為漢平



卓董卓既平而受漢室者曹氏也司馬氏爲  
魏抗吳蜀吳蜀既抗而受魏室者司馬氏也劉  
裕爲晉北伐然北方既定而受晉室者劉氏也  
天下事率多如此區區之勢豈足恃哉觀楊龔  
二事甚與衛青娶平陽公主事同

班范議論

班史言淮南王謀反憚汲黯守節死義至說公  
孫弘等如發蒙耳其言止如此范史論李固據

位持重以爭大義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何  
至是哉二公議論懸絕雖毀人亦然壞前漢之  
風俗者莫過乎孔光張禹晉人謂光禹之罪深  
于莽卓使范曄作光禹傳則必直書其罪而誅  
之也固則三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醜藉可也  
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訛以古人之迹見繩烏  
能勝其任乎其優游不迫如此以此見古人忠  
厚氣象



蔡邕女

羊祜父衛先娶孔融女後娶蔡邕女孔氏生發  
蔡氏生承祜時發與承俱病度不能兩存乃專  
心養發故得濟承竟病死其賢如此視古烈女  
何愧後漢蔡邕傳無聞

重三

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則三  
月三日亦宜曰重三觀張說文集三月三日詩

暮春三月日重三此可據也曲水待宴詩二月  
重三日此可據也

喉脣

或者謂文選沈約碑獻替帷宸實掌喉脣尚書  
為喉舌而以爲喉脣無乃好異顧此語承襲已  
久不但約也如宋趙伯符表曰無宜復司喉脣  
宋文帝目送王華等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掌  
喉脣宋孝武曲水聯句臣偃曰喉脣廢職方思



讓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宋志平南荆  
曲曰多選忠義士為喉脣喉脣事如此之多且  
沈約所言不但此碑也於范雲墓志亦曰乃作  
喉脣帝猷必舉是知此語非獨一處也

王建襲杜

王建詩曰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漿馬有粟  
此正杜子美肯訪浣花老翁無與奴白飯馬青  
芻之意嘗考杜意又出於傳休奕盤中詩曰惜

粟  
馬蹄歸不數羊肉千斤酒百斛人君馬肥麥與

兒寬

漢書兒寬傳曰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法  
吏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為  
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  
時有疑奏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意掾史因使  
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



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寃所作奏卽時得可  
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  
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  
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漢書載  
寬事如此之詳史記但曰以試第次補廷尉史  
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  
大獄而愛幸湯湯以爲長者數譽之才此數句  
而已不見所謂在廷尉不署曹之說不見北地

視畜數年之說不見還至府爲湯作疑奏之說  
不見上疑奏卽時賜可之說兒寬平生善處有  
此數事似此曲折皆不一見以至上問尚書開  
六輔渠議封禪事漢書歷載而史記皆不書何  
其大略也以史記而考兒寬行事不幾泯沒乎  
大抵遷史失之略如丙魏等傳皆然

漢獄吏

漢獄固酷獄吏尤不恤試撫數事周勃下廷尉



吏稍侵辱之既出口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  
之貴也韓安國抵罪蒙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  
死灰不復然乎甲曰然卽溺之王嘉下獄獄吏  
稍侵辱之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  
能進賢退不肖死有餘責歐血而死蕭望之不  
肯入獄仰天歎曰吾備位宰相老入獄牢苟求  
生活不亦鄙乎飲藥而死夫以宰相大臣獄吏  
尚且不恤况其他乎是以路溫舒上書有曰秦

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今治獄之吏  
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  
故治獄之吏皆欲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  
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  
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  
死捶楚之下何求不獲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詞  
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  
却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



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  
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  
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  
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  
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  
所謂一尚存者也溫舒一書深切如此使人讀  
之不覺毛竦想秦弊之存於當時者莫此為酷  
觀勃等所云益可驗矣鍛鍊周內文致其罪在

漢已然況今日乎

經怪

曩歲平江鄉試有詞科人為考官出策題用經  
怪二字莫知所自讀後漢蔡邕傳晉嵇康書皆  
用此二字又觀唐人文集如劉禹錫皇甫湜書  
中亦多用之經常也漢書常字多作經如曰難  
以為經

披霧睹天



今用披霧睹青天事多指樂廣如梁孝元詩還  
思逢樂廣能令雲霧褰駱賓王詩情披樂廣天  
是也往往謂此語初見於晉不知此語已先見  
於徐幹中論曰文王畋於渭水遇太公釣召而  
與之言載之而歸文王之識也灼然若驅雲而  
見白日霍然如開霧而睹青天晉人蓋引此語  
以美樂廣耳曹植謝入覲表曰若披浮雲而曬  
白日

瘖消二義

周官疾醫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瘖首疾鄭注  
瘖酸削也司馬相如消渴則所謂消中之疾也  
瘖首消中二疾既異而其字亦自不同後人往  
往不辨指為一疾鮮有別之者後漢李通素有  
消疾此正如相如渴疾也太子賢注消中之疾  
是已乃復引周官為證是以消中瘖首為一義  
以至玉篇廣韻之類皆以瘖為消病惟禮部韻



瘡字下注酸痛頭痛是為得之張孟押韻法酸  
痛頭痛又渴病雖明知二病為不同是認二字  
為一體矣

### 王延扣冰

晉王延事母甚孝夏則扇枕冬則溫被母嘗盛  
冬求生魚延求而不獲扣冰而哭忽有一魚踊  
出冰上取以進母史臣曰王延扣冰而召鱗扇  
而驅暑雖黃香孟宗抑為倫輩余謂不若易

孟宗為王祥尤為切當為母而致冰鮮王氏有  
二人前有祥後有延

### 江淹礙古

遜齋閒覽云文選有江淹礙湯惠休詩曰日暮  
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為休上人詩故  
事此誤自唐已然如韋莊詩曰千斛明珠量不  
盡惠休虛作碧雲詞許渾送僧南歸詩曰碧雲  
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秋思長曰湯師不可問



江上碧雲深權德輿贈惠上人詩曰支郎有佳  
思新句凌碧雲孟郊送清遠上人詩曰詩誇碧  
雲句道證青蓮張祐贈高閑上人詩曰道心  
黃檗老詩思碧雲來公實詩曰碧雲流水是詩  
家曰湯惠休詞豈易聞森風吹斷碧谿雲此等  
語皆以爲湯詩用惟韋蘇州贈皎上人詩曰願  
以碧雲思方君怨別詞似不失本意吳曾漫錄  
但引樂天與唐上人對答二詩爲證豈止此邪

### 八表

以十年爲一表其說見白樂天集中詩云年開  
第七表屈指幾多人是時六十三元日詩也又  
曰行開第八表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  
以上開爲第八表蓋以十年爲一表爾近時壽  
聖皇太后慶八十而廟堂有辭免恩例劄子曰  
昌運協千齡之會東朝開八表之期又曰慶闡  
開八表之算三世奉萬年之觴蓋改開爲登字



誅全甲

漢書載霍去病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  
臯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  
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注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  
失也史記載此大略相同但于短兵下無鏖臯  
蘭下一句于斬盧胡王下却言誅全甲執渾邪  
王子徐廣注誅全甲一作誅金甲此三字較之  
漢書所言甚失文理疑史記之文傳流之誤後

人不考因其誤而為之注耳

男人傅粉

世說載何晏潔白魏帝疑其傅粉以湯餅試之  
其拭愈白知其非傅粉也考魏略晏自喜動靜  
粉白不去手則知晏嘗傅粉矣前漢佞幸傅籍  
孺閔孺傅脂粉以婉媚幸上此不足道也東漢  
李固傳章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  
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治步略無慘怛之



心顏氏家訓謂梁朝子京熱不稟衣刺百仞粉  
施朱以此知古者男子多傅粉者

其於愈曰味其非軒轅也夫腰帶是白喜腫精  
世婦薄呵是陳曰腰帶鍊其軒轅以是推趨之  
畏人軒轅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六

宋長洲勉夫王楙著

明秀州元弢張珣校

宦官

後漢中常侍張遜權傾天下遜父死歸葬潁川  
一郡畢至名士無往者遜甚恥之陳寔於是獨  
往弔焉後誅黨人遜感寔故多所全宥秦少游  
論謂當時士風病乎太清此寔之和所以為貴



也本朝張茂則雖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嘗請  
諸名公啜茶觀畫諸公皆往惟伊川先生不往  
辭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伊川所謂正與太  
丘反經而合道者非有卓然之識烏能及此

臥雪二安

錄異傳載漢大雪洛陽令行至袁安門無路入  
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之僵臥於牀又先  
賢行狀載胡定字元安時雪滿其室縣令遣掾

排雪問定已絕殺妻子皆僵二事甚相類皆雪  
中高臥皆縣令來撫問元安袁安名字又相協  
安得不認爲一事邪因思天下有一事關兩處  
者何可勝數如沈瘦事前有約後有昭略望塵  
之潘前有黨後有岳書紅葉之鄭前有虞後有  
谷致冰鮮之王前有祥後有死

灰釘事

劉錯注李商隱樊南集有伐王元茂檄云喪員



聖賢書言卷之六  
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  
恨不知灰釘事前輩謂杜篤賦燔康居灰珍奇  
椎鳴鏑釘鹿蠡商隱彫篆如此僕謂此二字出  
於南史陳高祖紀九錫策曰玉斧將揮金鉞且  
戒妖會震懾遽請灰釘商隱用此耳後見藝苑  
雌黃亦引此辨與僕暗合

聯合古人句

余嘗用古人全句合爲一聯曰籠中翦羽仰看

百鳥之翔側畔沉舟坐閱千帆之過自以爲工  
近觀漫錄謂任忠厚有投時相啓正有此一聯  
但改側字爲岸字耳其暗合有如此者但漫錄  
不言所以不知上句乃韓退之詩下句乃劉夢  
得詩韓曰翦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劉曰沉舟  
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晉王氏數派

晉王氏最盛然數派非一族也僕不暇盡數姑



野客叢書卷之六  
擇其顯然者疏之渾濟坦之濛脩之屬皆太原  
之裔後漢隱士霸之後也祥覽敦導羲獻之流  
皆瑯琊之裔前漢御史大夫吉之後也渾戎衍  
澄亦瑯琊裔祥覽別派也肅恂虔愷蘭陵人後  
漢良之後也儀陽城人魏脩之後也濬彝矩暢  
弘農人晉王氏無慮十餘派惟瑯琊之派最盛  
王導之孫珣珉謐穆十三子仕宋大顯而慶流  
蕃衍至隋及唐有琳者仕則天時有璵有搏者

亦相繼爲時顯人皆導之適派也見於史傳者  
班班可考善乎李翰作鳳閣王侍郎傳論贊序  
曰太子晉之後有錯爲魏將翦爲秦將自秦至  
漢有吉有駿自漢至晉有祥有覽其正緒也則  
悅洽珣珉其旁支也則渾戎衍經此說正得其  
源流僕衰緒出自太原自晉避地徙於閩中按  
家譜十世祖諱榮仕唐爲水部郎中見閩川名  
士傳七世祖諱仁僨閩王審知辟爲大理評事



聖賢叢書卷之六  
不就避於剝頭鄉里服其節義至今稱剝頭王  
家焉

二書一意

韓退之上于襄陽書曰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  
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士  
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  
天下之望者爲之後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  
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

然而千百載乃一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  
人無可推與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是  
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  
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才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  
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  
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  
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聞于人側聞閣下抱不  
世出之才云云皇甫湜上江西李大夫書曰居



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皇皇出其家  
辭其親甘窮飢而樂離別者豈有貳事哉篤守  
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鑠光保  
大不絕勲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  
人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死而道屯況其  
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抑而凶未  
去況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上之求知相須若  
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在位者

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跡賤其事勢不同  
出處相懸故也況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  
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  
相得若此之難也混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  
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今  
之士望人之分以豪末上下相鼓波流相翻是  
以役役栖栖猶鬱鬱而無語竊以閣下以周召  
之才云云二書皆用此意



投轄

大抵觀史當逆其意不可泥其文如陳遵傳云遵每大飲酒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如傳所云則遵閉門投轄率以為常何其不近人情如此每閉門不放客出可也何至每以其轄投井中邪蓋投轄事一時偶然耳非謂其常如是也遵問嘗因醉中留客不住遂取客車轄投於井中史家紀此一事

以見遵平時好留客如此

阿買

晉宋人多稱阿如云阿戎阿連之類或者謂此語起於曹操稱阿瞞余觀漢武帝呼陳后為阿嬌知此語尚矣設謂此婦人之稱則間以男子者如漢殺阮碑陰有阿奉阿買阿典等名韓退之詩阿買不識字知阿買之語有自

立論之難



甚哉士君子立論之難也東坡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余謂漢取天下雖不無詐力何嘗不以仁義漢守天下雖不無仁義何嘗不以詐力宣帝嘗曰我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此語甚當似不若曰雜秦周之所以取者取之雜秦周之所以守者守之者漢也溫公曰才德兼全謂

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僕謂聖人道化之妙應變無方者也豈可以才德論邪才德兼全固雖天然資稟甚高者能之然在聖人似不當以是論何者要有所局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斯可謂善論聖人矣



美事不兩全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夏侯嘉正喜丹竈又欲為知制誥嘗曰使我得水銀銀半兩知制誥三日平生足矣二願竟不遂而卒白樂天棄冠冕而歸鍛煉丹竈未成除書已到世事相妨每每如此蓋造化之工不容兼取既欲為官又欲為仙安有是理邪

威斗

避暑錄載韓玉汝家有王莽銅料狀如勺以今尺度之長一尺三寸其柄有銘曰大官乘輿十涑銅料重三斤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史臣閔掾臣岑掌旁丞臣弘令臣栩第三十六料食器其文如此又觀隸釋載新莽候鉦銘候鉦重五十來斤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古工二晦造齋夫放守史凡掾太守左丞守令嘉掌共上大夫關二省其文意亦如



此二銘甚相類考新莽傳建國八年改天鳳天  
鳳六年改地皇莽自以土行故以戊子代甲子  
為六旬之首冠用戊子為元日是以每年有上  
戊之文案天鳳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  
斗威斗以五石銅為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  
以厭勝衆兵既畢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  
御旁其用如此後劾孔仁亦曰右杖威節左負  
威斗玉汝家所藏銅料正此物也觀制度亦相

似第尺寸差殊耳前後所製固自不同又觀南  
史有人開玄武湖於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  
帝以訪朝士何承天謂此亡新威斗莽三公亡  
者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公居江左者  
惟甄邯必邯之墓俄啓冢又得一斗復有石銘  
大司徒甄邯之墓人皆服其博識又知當時威  
斗有以賜大臣者如此候鈺無所考據然不觀  
候鈺銘無以驗銅料為真新始物也候鈺銘云



重五十來斤來字上加一點是黍字古人七字  
有如此借用者因知北齊文宣以七爲黍而誅  
弟上黨王渙其指亦有自

### 漢人居喪

漢人居喪率多以日易月罕有終三年之制者  
其制自文帝始文帝遺詔令臣子勿久喪已葬  
則除自後因而弗改習以成俗故翟方進爲相  
後母終既葬二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

漢相不致踰國家之制然當時亦知終三年喪  
爲盡禮如原涉行父喪三年顯名天下河間惠  
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爲宗室儀表薛宣  
後母死其弟脩去官持三年喪而宣不然遂以  
不孝免又漢碑中有居喪二交菲五五者則以  
爲美談如李翊費鳳之徒以爲至孝銘爲考憂  
釋締公義卓休其見推往往如此則知當時丁  
父母憂持三年喪者鮮矣不特不能持三年喪



且居憂而遷除者有之如魯峻居母憂自乞拜  
議郎是也漢人居喪大率可見奪情廢禮往往  
行之而安其薄甚矣然又有過於厚者如高陽  
令楊著遵從兄憂而去官度尚遵從父憂而解  
秩又有為其師服斬喪三年而不釋者禮之過  
不及如此

漢人下語

鄒陽曰高皇帝收斂民之倦谷永曰陛下當盛

壯之隆太史公年表楊惲皆曰當盛漢之隆班  
固曰高帝行寬仁之厚杜延年曰晉獻被納謗  
之讒申生蒙無罪之辜被棄曰馬方駭鼓而驚  
東方朔曰賜清燕之間漢人文章有如此下語  
者似覺意疊要不言於理近時有直學士院制  
誥中用龍光之寵之語而上不喜以謂意重惜  
當時無以此言奏之客有言上語者躊躇久之  
謂寵字難改余謂求便於時作龍光之渥為穩



帖也又考龍光二字六經中別無出處惟詩有  
之據詩爲龍乃寵字借寵爲龍耳然漢人碑刻  
以龍光對言鶴鳴是又以爲龍鳳之龍矣

游士持書十謁

今游士持朝士書走江淮謁州郡往往視書之  
輕重而次第之此風其來尚矣余觀沈亞之集  
有與路鄜州一書其間言某自某方來以某執  
事書視書爲之輕重書多者館善字飽善味書

之次者又次之其有無因而至者雖辯智過人  
猶以爲狂卽與偶然之輩傲幸之徒退栖陋室  
與百姓雜處飯惡味且是謁閣下者不獨盡窮  
餓求粟帛者亦有抱其才智求臧否於閣下今  
一貫以禮而以書不書爲輕重竊恐天下之士  
其來閣下門者皆爭齋書爲糧受閣下之惠而  
皆曰某官之書而禮我何有愧於閣下不惟不  
愧且將憤怨閣下勞費以無益觀亞之所言可



以見當時游謁之士

王勃語

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為工僕觀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曰金飈將玉露俱清柳絮與荷綳漸歇曰緇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此類不一則知當時文人皆為此等語耳勃此語不獨見於滕王閣序如山亭記亦曰長

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歐公集古錄載德州長壽寺碑與西清詩話如此等語不一僕因觀文選及晉宋間集如劉孝標王仲寶陸士衡任彥升沈休文江文通之流往往多有此語信知唐人句格皆有自也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環流紅日共長安俱遠陳子昂曰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煙共色曰新交與舊識俱灑林壑共煙霞對賞



二史下卽字

班馬二史下卽字曰所治卽上意所欲臯予監吏深刻者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雖文致法往往釋之曰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不及之卽危行曰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衝命曰今單于卽能前天子自將兵討卽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曰言無男卽喜言漢廷治有男卽怒曰溫舒善事有

勢者卽無勢視之如奴曰今能入關破秦甚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曰卽有緩急真可將兵曰卽無事當窮究曰漢卽來我卽發曰卽上云云大王卽有周召之名似此言甚多卽之爲言就也亦當時史文之語助耳

丈人

今人呼丈人爲泰山或者謂泰山有丈人峯故云據雜俎載唐明皇東封以張說爲封禪使及



已三公以下皆轉一品說以堦鄭鑑宮九品因說遷五品玄宗怪而問之鑑不能對黃番綽對曰泰山之力也與前說不同後山送外舅詩丈人東南英注謂丈人字俗以為婦翁之稱然字則遠矣其言雖如此而不考所自余觀三國志裴松之注獻帝舅車騎將軍董句下謂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按裴松之宋元嘉時人呼婦翁為丈人已見此時

晉官品占田

晉平吳之後制官品占田之法第一品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國朝近制官品限田多寡之格其與晉同而較之舊制已減半矣



王珪

新唐書載王珪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李嘗曰  
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入試與偕來會  
玄齡等過其家李闕大驚致具酒食盡歡終日  
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杜于美送重表姪  
王珪詩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  
時歸為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  
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

俄頃羞顏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為  
之久自陳剪髻髮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  
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  
年蚪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  
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  
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正觀初尚書踐  
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  
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爭傳不朽杜詩所載



如是之詳觀詩言房杜來沽酒留飲之意似與傳文同然此是珪妻杜氏非關母李氏事前輩往往疑之終莫能辨或以爲傳誤觀者正不必深泥要當兼考於理爲得傳言母李而詩言妻杜有以知婦姑皆賢其高識遠見甚非常人能及者母見房杜則謂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妻見太宗則謂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其事甚異詩傳互相發明皆可爲據也

### 賈島

新唐書載賈島初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詰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唐遺史載賈島初赴舉在京一日在驢上得句云云引手作推敲之勢時韓退之爲京



聖容贊詩卷之六  
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左右擁至  
尹前島具道所得詩句退之遂竝轡歸爲布衣  
交後累舉不第乃爲僧號無本居法乾寺一日  
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  
案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之曰郎君何會此  
邪宣宗旣去島知丞謝罪乃除遂州長江簿後  
遷晉州司倉卒故程錡以詩悼之有騎驢衝大  
尹奪卷忤宣宗之句撫言又載賈島太和中嘗

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  
吟曰落葉滿長安求一聯不可得不知身之所  
從因衝京兆尹劉栖楚節被繫一夕釋之又嘗  
遇武宗於定水精舍島尤肆慢武宗訝之初曰  
今與一官授長江簿至晉州司倉卒三者所載  
異同如此新書謂先爲浮屠後舉進士遺史謂  
後因不第乃爲僧得僧敲月下門之句衝京尹  
韓退之節撫言謂聯落葉滿長安之句衝京尹



劉勰楚節新書謂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遺  
史謂奪詩卷將宣宗除長江簿撫言又謂肆漫  
武宗云云其紛紛之論不同如是不可曉余觀  
集中載大中八年賜島爲長江簿墨制九十四  
字若是則島出仕於宣宗之時似合遺史之說  
矣考蘇絳所撰墓志則曰罹飛謗責授長江簿  
三年秩滿遷晉州司倉官昌癸亥歲終於郡官  
舍歿未浹旬又轉當州司戶於我何有此正與

傳文所載同要當以此爲正島死於武宗之世  
不應至宣宗之時方仕墨制疑後人所擬以附  
會遺史之說不然則太和誤爲大中亦未可知

文帝

文帝雖天資仁厚然失於輕信賞罰之命往往  
出於一時而不加審細所以當時之人卒能救  
止不至屬於有過之地季布爲河東守人或言  
其賢則召以爲御史大夫又或言其使酒則罷



歸故郡賈誼通諸家之書廷尉言其能則召以  
為博士絳灌言其擅權則棄之長沙周勃以大  
臣之重或者言其反則下廷尉太后言其不反  
則赦出之太倉令或者言其過遽下腐刑緹縈  
言妾父麻平則恕之孟舒魏尚守雲中皆有能  
稱稍有所聞則下吏削爵一聞田叔馮唐之言  
遂復其故職至於以口鈍而責上林尉以辯給  
而遷嗇夫以犯蹕而欲致其死以盜環而欲致

之族是皆輕于喜怒刑賞往往如此正自其輕  
信之過向非有以救之能無損于文帝之仁乎

### 漢人多引逸經

漢人多引逸經之詞漢武元朔詔曰九變復貫  
知言之選元鼎詔曰詩云四牡翼翼呂征不服  
揚終曰詩云皎皎練絲在所染之張衡曰立功  
立事式昭德音注逸詩曰祈招之悒悒式昭德  
音引逸詩者如此鼂錯齋書曰母為權首將受



其咎王商傳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注  
逸書之詞蕭何傳周書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律歷志書曰先其算命蕭望之傳書曰戎狄荒  
服陳湯傳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主父偃  
傳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注此  
周書者本尚書之餘引逸書者如此

取亭館名

東坡見人讀晉書問其間得幾亭名范石湖亦

嘗與立之伯父言凡亭館名須於前代文籍中  
取本朝文籍要未爲古似不宜取以溫公學術  
而園曰獨樂堂曰讀書初未嘗誇耀今人率求  
美名以飾其處不顧已之所安如懸車扁曰見  
一是也時人好誇不止一端如名寵婢如書桃  
符皆然桃符書惟天佑于一德八荒開壽域此  
等語不知常人何以當之余叔祖嘗以桃符丐  
唯空先生書先生書曰但願見孫勤筆墨不妨



老子自婆娑此語甚得體

金條脫

南部新書載大中間上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  
令溫飛卿續之飛卿以玉條脫應之宣宗令以  
甲科處之爲令狐綯所沮除方城尉綯嘗問其  
事于飛卿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  
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後飛卿詩有悔讀南  
華第二篇之句北夢瑣言謂南華真經無玉條

脫事不知當時何所據也余謂真誥玉條脫事  
正在第一篇中謂華陽第一篇可也豈南華第  
二篇邪然考飛卿集有題李羽故里一詩尾句  
曰終知此恨銷難盡孤負華陽第一篇無悔讀  
南華第二篇之句得非別詩乎此事數處所載  
率有異同盧氏新記又曰唐文宗一日問宰臣  
古詩輕衫襯條脫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  
卽今之腕釧安妃有金條脫是臂飾也北夢瑣



野客叢書卷之六  
言又謂宣宗嘗有金步搖未能對求進士對之  
温庭筠以玉條脫續之帝賞焉宣宗愛唱菩薩  
蠻詞丞相令孤絢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泄  
而遽告於人由是疏之温亦有言中書內坐將  
軍譏相國無學也宣宗微行遇於逆旅温不識  
帝詰之曰公非長史乎曰非也謫爲方城尉流  
落至死撫言又謂庭筠與執政有惡奏其攪擾  
場屋黜爲方城尉

杜荀鶴羅隱詩

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隱爲多杜  
荀鶴詩如曰祗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  
僧曰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啼  
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曰舉世盡從  
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問曰世間多少能言客  
誰是無愁行睡人曰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  
間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



野客山園詩卷之六  
如羅隱詩知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曰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塵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今人多引此語往往不知誰作

古文尚書

遜齋閒覽曰春秋襄公六年楚殺令尹子辛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四舉虞書成允成功爲證又哀公十八年代楚傳引宮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此皆大禹謨之文杜預注曰逸書也是未嘗讀古文尚書耳不知是時古文尚書未出而預之所引非今之本是以不同如國語引秦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注皆曰今書無此文



聖朝言...  
其散亡乎又引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衆非元后  
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不可下如此等  
語其多章昭皆注以爲逸書按今尚書數處本  
文具存初未嘗散失也非特國語爲然又如禮  
記引君陳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泰誓予克受  
惟朕文考無罪鄭氏注亦以爲無此文不知此  
文元在杜預之見正與韋昭鄭玄同皆以本文  
爲逸詞非不讀古文尚書蓋古文尚書未行於

時故爾且預所見不獨是也如戒之用休董之  
用威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慎始敬終終以不  
困臯陶邁種德念茲在茲聖有謨勳明徵定保  
如此等語預皆注爲逸書又如穆叔舉泰誓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預注謂今尚書無此文諸儒  
疑之按諸語目今存今尚書中聖有謨訓作聖有  
謨勳注謂聖哲有謀功者此一字與今不同

金叵



漫錄曰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  
叵羅案北史祖珽盜神武金叵羅蓋酒器也韓  
子蒼詩亦曰勸我春風金叵羅金叵羅入詩中  
用已見李太白矣不但蘇韓二公也雖知金叵  
羅爲酒器然觀祖珽盜金叵羅置髻上髻上豈  
可以置酒器乎黃朝英亦有是疑

衆口鑠金

原九章曰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

補引鄒陽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之語在後豈應  
引證不知在楚人之前嘗有此語矣觀鄧析子  
曰古人有言衆口鑠金三人成虎鄧析春秋魯  
定公時人鄧謂古人有言則此語又見于鄧之  
先矣補引漢人語是未見鄧析子書耳且在鄒  
陽之前張儀亦嘗有此語其後李善注文選鄒  
陽語引國語伶州鳩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要未  
爲廣論衡曰衆口鑠金者在五行二曰火五事



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

天開圖畫記

朝應期作真州天開圖畫樓記曰公試爲我矯首而望江都宅其東牙檣錦纜還有隋煬帝之遺蹟可鑒乎瓜步控其西金戈鐵馬還有魏太武退師之故道可襲乎南則建業孫仲謀拔刀斫案之怒今尚可激乎北則臨淮南霽雲抽矢射浮屠之恨今尚可償乎此意出于汪彦章京

日月觀記米南宮壯觀亭記日月觀記曰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鴟夷子皮之所從遜也其西曰瓜步魏太武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江中之流則祖豫州之所擊節而誓也壯觀亭記曰嘗試與客指天末之疊巘望林表之平陸曰此吳蜀之所爭也此六朝之所都也此曹孟德劉玄德之所摧敗奔北而陸遜周瑜之所得志而長驅也此



梁武之所不能有而侯景之所陞梁而睚眦也  
此孫皓陳叔寶窮侈極麗惟日不足而今日之  
荒墟也漁隱謂東坡超然臺記其略云南望馬  
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  
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遊也西望穆陵  
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  
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  
此語本祖習鑿齒書意其後月觀記等從而效

之習書曰吾來襄陽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  
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  
老之高南看城邑懷羊公之風

端午

容齋隨筆曰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張  
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  
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  
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



稱端午也余觀續世說齊映為江西觀察使西  
德宗誕日端午為銀餅高八尺以獻是亦有端  
午之說

承准

今吏文用承准字合書準說者謂因寇公當國  
人避其諱遂去十字只書准考魏晉石本吏文  
多書此承准字又觀秦漢間書與夫隸刻平準  
多作准知此體古矣干祿書廣韻注謂准俗準

字既古有是體不可謂俗書要皆通用石林燕  
語言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  
公為相以其父名準改為平貨務余謂平準字  
自古以來史革不一觀宋書平準令避順帝諱  
改曰染署其他言準字處所避可知

陳眉公重訂野客叢書卷之六



